

教育研究資訊

2003年2月 11卷1期 頁49-74

讓我們的大學生不一樣： 應用全語文於大學專業科目課程

曾月紅

摘要

本篇論文的目的提供一個另類的教改模式的教學方法於大學學科上一應用全語文教學與學習理論於大學專業科目（第二語言／外語認知學習理論和研究及第二語言／外語教材教法）。全語文理論是一個開放教育式的教學方法，應用於大學專業科目中就是一個開放教育式的教學方法，這個教學方法不但讓學生學到知識，而且培養學生能力—讓學生有創造力、思考能力、判斷力和獨立作業的能力。並且學生也學會如何和其他人相處。應用全語文於大學專業科目是一個大學的教改。為了讓讀者對如何應用全語文於專業科目有深層認識，本篇文章介紹全語文學習和教學理論，應用全語文於專業科目上，和評量方式，並提出結論和建議。

全語文改變大學教學方法，進行大學教改，教育不一樣的大學生。大學教改是迫不及待的，因為我們常批判大學生沒有創造力以及沒有表達、思考和獨立作業的能力。筆者相信只有卓越的大學和大學生，才能讓我們與世界接軌。大學教改在師資培育課程更是重要，因為若是師院生在學校領受不同的教育，以後從事教職，一定有不同的教法。

關鍵字：全語文理論和教學、大學教改、大學課程改革

曾月紅，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語文教育博士，花蓮師範學院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收件日期：91年9月16日；接受日期：91年1月20日

Creating Different College Students

By

Tseng, Yueh-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way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at the college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Whole Language Method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such a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EFL/ESL teaching methodology). This teaching metho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be creative, develop their thinking ability, judgment and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students learn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hole Language Method at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 is a genuine exampl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order to allow readers to understand Whole Language,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Whole Language, Language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Finally,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introduced.

Key Words: Theory and Teaching of Whole Language, Educational Reform for College.

壹、前言

記得那天是學期的最後一週的晚上，離過年就只有整整一週，由於是學期末，本來就很累，加上批改作業等事情特別多，因此特別疲憊，再加上月黑風高，天氣冷颼颼，真是欲振乏力。走進晚上最後一堂課（八點二十分至十點）的教室，想到這一班對我的意見特別多，就更覺得冷颼颼，想想等同學做完期末發表，然後再講一些課就可以回家就輕鬆一些，等到最後一組發表後，想不到燈光突然大暗，正在思索怎麼回事時，卻看到很多道光，而這些光卻是來自班上的每一個同學，他們每人手上拿著一根蠟燭，而蠟燭中間放著一張紙，避免被滴到，正在詫異怎麼回事時，有位同學站到前面對著我說：「感謝曾老師這一年半來的教導。」，接著又說了一些話，其他的人起哄請我說一些話，我對他們這些突如其來的舉動真的愣住了，除了訝異和感動之外，也不知說什麼，我只好說：「我太感動了，不知道說什麼」。我請他們先講，班上每個人都敘述一些內容，這些內容可分為幾類：對功課方面他們提到：「蹺課很難」、「功課多」、「有時我們的問候語是：小紅紅的功課做完沒」。對於上課的方式他們提到：「〔老師〕欲擒故縱」、「有很大的空間」、「上課方式不同」、「啓發性」、「常挑戰不可能的任務」，他們也提到自己的轉變：「老師是我轉變的契機，因為我們有組的合作和創造自己的意義。」、「活潑，改變態度」、「認識很多新朋友」（1/2001）。

以上是記錄在筆者的省思札記中。令筆者最訝異和感動的是，筆者從未想到與筆者常因意見不同而爭論和爭執，甚至有時雙方因爭執而動氣的這一班會對筆者的教學表達深深的謝意，筆者也深信他們的謝意也絕對是發自內心的真誠，因為他們在筆者面前表現的都是很真的自我。這一群學生是來自各系，對英語教學有興趣的學生，因此參加學程的課程。當初帶他們是大三的時候，帶了他們一年半的課程。上課的內容包括「外語認知學習」、「教材教法」和「英語與美國文化」，而這個學期是他們一年半的課程總結束，這堂課也是筆者教他們的最後一堂課。筆者也常思索：為什麼他們常和筆者爭辯？又為什麼他們說出這些感謝的話？又是什麼課堂文化讓他們用很有創意的方式呈現他們的感謝？他們為什麼要感謝？

在這整個教學中，真正改變他們的並不是知識，而是過程，因為筆者沒有

灌輸知識，而是設計一個課程，讓學生浸淫在課程中，事實上，學習是講求知識和學習者之間的關係，而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看法。傳統學習和教學理論認為知識是一切學習之本，學習是接受知識，而教學是傳遞知識，教師是知識和學習者之間的媒介，也是傳遞知識的人。換句話說，教師是被視為知識的擁有者，因此要連結知識和學習者就必須經過教師直接傳導，然後學生領受這種知識。教師是一位權威人士，而學習者是被動的角色。

全語文的學習和教學不認為知識是學習之本。學習是一個學習者和知識互動 (transact) 的過程。學習是自我和社會學習，教學並不是傳遞知識，而是設計一個課程，讓學習者可以自我和社會學習，然後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改變。知識和學習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靠傳導，教師也不傳授知識，而是在學習中設計課程和扮演一個與學習者平起平坐的角色。全語文教學也是改變師生角色，師生是合作學習者 (collaborators)，再加上這種上課方式增加學生的力量 (empower student)，讓學生有聲音，所以筆者的學生會在課堂和筆者爭論和爭辯。另一個爭辯的原因是筆者改變很多傳統的教學方式，學生常不習慣這種轉換，因此對筆者有不同的意見。這是與傳統的教學方法很不相同的。

筆者從 1994 年開始從事教職，就把全語文的理論應用於應英語文教學，而這個過程也是經過研究、修正等過程。當筆者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教專業科目—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理論和第二語言和外語的教材教法，就想將全語文教學應用於專業科目上。筆者常思索的問題是：如何將全語文的理論應用於教授專業科目上？使用全語文於專業課程的可行性和困難為何，而且學生會有什麼轉變？

為了解決筆者的疑惑和實踐全語文理念，筆者從事課程研究，設計課程，收集學生資料。筆者從事教師研究 (teacher research)，因為筆者是教師，並從課堂收集資料，做課程研究。筆者符合教師即研究者 (teacher researcher) 精神。根據 Bissex (1986) 的定義，教師即研究者是一個觀察者，發問者和學習者。Routman (1999: 7) 也提到「根據在過程中收集的資料，教師做決定並且採取新的行動」。Boomer (1987) 認為若要知道自己的教學，就必須做研究。筆者在這個研究中，設計課程，並且收集學生的作品，檢視他們的改變和意見，並根據此來改變課程。筆者在本文討論的資料大都來自 1998 至 2001 年。

筆者積極將全語文應用於大學專業課程有其重要性。筆者進行大學課程的

教改，改變我們的大學生，讓他們有表達、獨立思考、創造、分析能力。我們常在報章雜誌看到批判大學生欠缺獨立表達、創造、思考、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有的批判大學生沒有創意。甚至批判學生學習態度低落等，例如台大校長陳維昭在「第二屆大學理念資源分配與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曾提出我國大學發展面臨多重危機，大學生水準日益低落，學習態度及語言能力不如亞洲其他國家，在國際學界的競爭力也一再下滑。常有人大聲疾呼我們必須邁向卓越大學，提升競爭力。但是我們除了批判、抱怨外，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學生的能力和改變學生學習態度和水準並且讓我們的大學成為卓越大學呢？筆者認為邁向卓越大學除了要有卓越的教師之外，也要有卓越的學生。而卓越的教師除了有研究能力之外，我們也要確定教師有教學的方法和能力，然後訓練一群卓越的大學生。大學生可以表達、創造、獨立思考和批判的大學生。而筆者認為全語文的教學方法可以做到這點。

筆者將全語文應用於大學專業課程有另一個重要性是改變職前教師專業發展。而由於筆者的學生是未來的小學教師，因此改變這些大學生，也是改變職前教師專業發展，這也會改變我們的未來學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常提到教育改革，Rubin 提出「任何試圖改進學生學習的努力，必須依賴某種形式的教師成長。」(引自饒見維，1996：37)。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若希望中小學教改，我們必須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從事教改，「從國外推動教育的努力與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啓示：任何教育改革必須配合教師專業發展，否則不會成功。」(饒見維，1996：37)，若是讓職前教師可以親身領受教改的學習方式，讓他們可以思考、獨立判斷和分析，他們將來教學就可以運用教改理念。這也是杜威所提的「做中學」的方式。

若要提升大學生和職前教師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水準，筆者認為大學課程改革是迫不亟待，而全語文教學符合大學課程改革，筆者會介紹全語文學習和教學理論和課程設計，和如何應用全語文於專業科目。

貳、全語文學習和教學理論和課程設計

一、全語文學習和教學理論

全語文是翻譯自英文的 Whole Language，全語文教學是一種「開放教育」式的教學。全語文認為學習是知識和學習者互動。學習有幾種特色。有效的學習是連結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學習。個人生活經驗是學習之本，「全語文教學認為任何學習是始於個人連結經驗。Short 與 Burke (1991) 提出『若是我們要學習者學習的是與他們自身的認知世界毫無相干，學習者便無法學習』」（引自曾月紅，2000：156）。筆者的研究 (Tseng, 1994) 也證實這個論點。

社會學習也是學習的要件之一。Short 與 Burke 解釋社會學習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與人分享自己的意見有兩種不同的意義：「1.當我們向他人解釋時，我們更了解並拓展自己的想法，當我們傾聽別人時，我們也可以得到新的想法。而且當我們與人討論我們的讀與寫時，我們可以遠離並探視這個過程，並經分析產生見解。」（曾月紅，2000：158）。

個人學習和社會學習是不可分的，因為在個人學習中，我們常用社會的經驗，而且在社會的學習中，我們常有個人的思考。

全語文理論也提出學習是跨符號系統。有效的學習是必須使用不同符號系統，例如使用語言、藝術、戲劇、音樂、舞蹈。全語文也提出學習是一個實用性 (pragmatic)，實用性是超乎知識之外的。實用性的理論認為學習包括應用知識，如杜威所提「做中學」。學習也是學到非知識之外的學問，例如分析，評量的能力，或者是與人互動的能力（曾月紅，1998，2000，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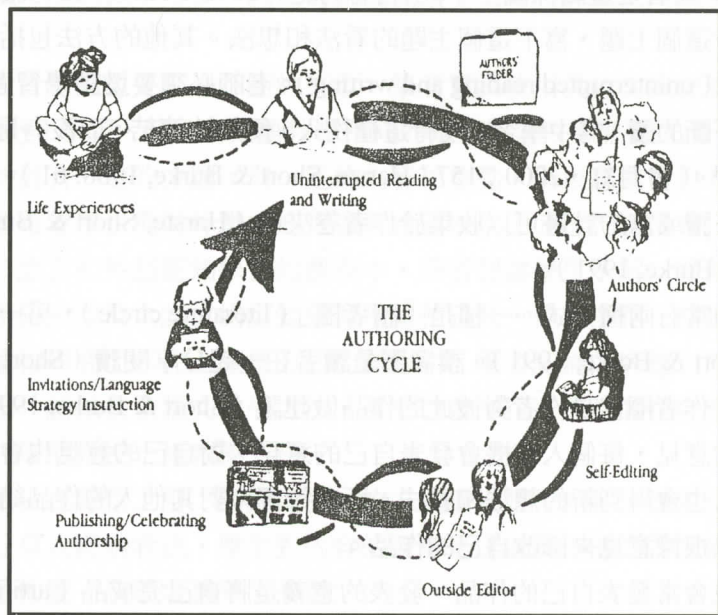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全語文認為知識的傳授不是傳導，而是藉由課程設計的開放學習中，學習者可以自由學習。因此全語文將「師傳生受」的教學方法改變為老師與學生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換句話說，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協同學習者 (collaborators)，而非上對下的關係。全語文教師是享有完全的專業，教師必須熟悉學習和教學理論，教師享有絕對的專業自主權，也是一位全方位的教師。教師的責任是佈置一個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可以專心的學習。

二、全語文課程設計

如何將以上的理論落實於教學方法中呢？這對每個全語文教師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全語文是一個由研究而發展的教學理論，是一個開放教學的方法，因此沒有一定的步驟和方法。而筆者設計課程過程也是常經思考與設計課程，與他人討論，省思和修訂（曾月紅，2001）。

將全語文的理論落實於課程中，應用全語文理論於課程設計上，筆者以「焦點學習」(focus study) 為課程內容，然後以「創作圈」為課程的架構。Harste 和 Burke (1992) 提出焦點學習 (focus study)，焦點學習 (focus studies) 必須有一個焦點的主題 (focus topic)，例如移民歷史。焦點學習是在一個協同學習中創造個人的知識。在焦點學習中，學習者不要預定一個目標，而是可以自由自在的追求自己探思的問題 (inquiry question) (曾月紅，2000, 2001; Harste & Burke, 1992)。

創作圈的課程設計是由 Burke 和 Harste 所提出，創作圈的課程架構是根據全語文理論而來，創作圈的課程設計理論如下。



(Harste and Short with Burke 1988,p.55)

而創作圈的解釋如下：

以上圖表說明了學習者帶著自己本身的生活經驗(life experience)來學習。學生的讀、寫不被打斷(uninterrupted reading and writing)，並且能經由共同討論(authors' circle)，而後自己修正(self-editing)，並請外面的編輯再看一次(outside editor)，然後出版(publishing/celebrating authorship)。Short 與 Burke (1991) 使用不同的名詞加入創作圈上，例如用沒有間斷的投入(uninterrupted personal engagement) 代替無間斷的讀、寫(uninterrupted reading and writing)，但是基本精神是相同的。這創作圈的理論認為學習的過程是記錄個人的經驗，分享及省思及發表。學習者必須有自己的詮釋方式，而且懂得與他人分享，學習者可以藉由寫省思札記，與人分享，自我修正，然後發表的歷程進行學習。這種理論可同時應用於閱讀，學習者可以自我閱讀、與人分享經驗(曾月紅，2000：156)。

由於有效的學習是連結個人的生活經驗，有幾種連結個人生活經驗的方法。例如，「Burke (1998) 建議可以寫下個人對這個主題的認知(personal knowledge) 或者是畫關係圖。」(引自曾月紅，2000：157)。換句話說，學生可以先思考這個主題，寫下這個主題的看法和想法。其他的方法包括讓學生不斷的讀、寫(uninterrupted reading and writing)。老師必須要邀請學習者讀、寫，學生藉由不斷的讀、寫中學習。沒有這種投入，便無法連結，而沒有這種連結，就無法學習。(曾月紅，2000：157；Harste, Short & Burke, 1988: 61)。而且這些寫作或未來讀或寫的計畫可以收集於作者卷夾中(Harste, Short & Burke, 1988: 61; Short & Burke, 1991)。

分享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讀者圈」(literature circle)，另一種是「作者圈」(Short & Burke, 1991)。讀者圈是讀者在一起分享閱讀(Short & Burke, 1991: 40)。作者圈就是作者對彼此的作品做建議(Short & Burke, 1991)。藉由分享不同的意見，每個人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對自己的意見也會有新的看法，每個人也會得到新的想法和看法。而當每個人對其他人的作品給意見時，作者也可以根據意見來修改自己的作品。

學生也會常發表自己的作品。發表的意義是將自己完成品(artifact) 分享給大家，所以一定有觀眾。發表有不同方式：印刷文字和口頭發表。印刷文字的發表示把所有的作品裝訂成書：團體或個人的書，報紙，班級雜誌等(Harste, Short & Burke, 1988)。除了印刷文字外，有時是口頭或畫圖發表。

創作圈的課程設計落實全語文教學理論，使得每個學習者可以連結個人生活的經驗，分享，並且省思，在這過程中，由這個創作圈的理論，我們可以了解教師並沒有教學，而是設計一個環境讓學生自主的學習。教師是協同學習者。

參、應用全語文學習和教學理論於專業科目

筆者應用全語文理論於所有的英文課，但如何將理論和課程應用於專業科目中對筆者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筆者應用全語文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理論和第二語言和外語的教材教法，這兩個科目在第二語言和外語學習教學（TESOL）是重要科目，也是比較難的專業科目。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理論是有關學習者如何學習第二語言和外語，由於這個領域有來自不同領域（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生理學和社會學等）的研究，而這些不同領域中，又有不同學派和研究，而且不斷推陳出新，因此有複雜和困難度。教材教法的課要教授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因此範圍也很廣。這兩門課都是兩個學分一學期課。

筆者設計課程也是經過不斷的修改。筆者嘗試使用英語文課程使用的焦點（focus study）學習，但是與英語教學不同的是，英語教學需要找出一個主題，但是專業科目有一定的主題，有一定的內容和焦點。所以專業科目的學習的焦點就是筆者希望學生獲得什麼樣的知識和希望學生上完這門課後有什麼樣的改變。在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的課程中，筆者想讓學生了解一般傳統的認知學習理論和研究以及全語文的認知學習理論和研究，但會多花一些時間在全語文教學理論和研究上。在上教學方法的課程中，筆者認為內容應包括一般傳統第二語言和外語以及全語文教學方法，筆者也會多花一些時間在全語文教學方法。筆者一學期教授十種教學方法。

筆者很少在課堂上用「師傅生受」的方式講授課程內容，筆者常在每週課程的最後分享或總結看法，學生對內容的瞭解是透過創作圈的課程架構。換句話說筆者是佈置一個環境讓學生學習。

一、創作圈的運作

確定什麼是學習內容的焦點後，創作圈是課程架構。創作圈的理論認為學習的過程是連結主題和個人生活經驗，分享、省思及發表（曾月紅，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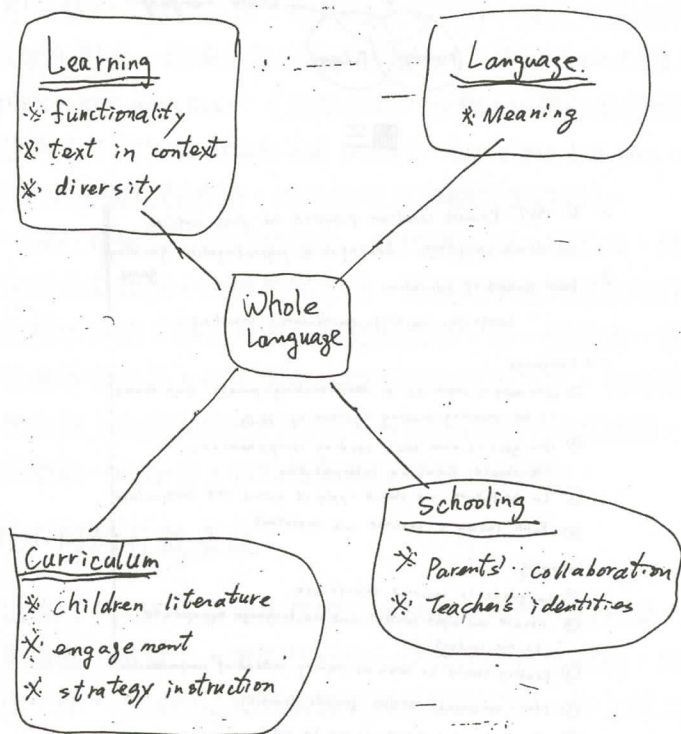
筆者常用不同的策略連結個人生活經驗和主題。筆者最常用的就是讓學生不斷的讀、寫（uninterrupted reading and writing）。因此學生必須有個人閱讀和思考的時間，因此筆者每週都規定閱讀和（或）寫作，通常學生閱讀與主題有關的文章或書籍，閱讀後寫下心得、感想，或者是畫圖。

除了用讀、寫連結個人生活經驗和主題外，有一個主題進行前，筆者會請學生先思考並寫下和記錄對這個主題的認知。例如外語認知學習的第一堂課，筆者認為這堂課是講述學習者如何學習語言，講述學習者與語言的關係，筆者會請學生畫下語言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上教材教法的課中，筆者都會發一張紙，而這張紙的第一道題目是 1. How does this teaching method connects to my previou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這個教學方法如何和我過去的學習經驗銜接），筆者先請學生銜接個人生活經驗與這個教學方法，經過這個思考，學生對這個教學方法會更認識。有時上課看有關教學方法和認知學習錄影帶，學生也要記下他們看到的重點，然後分享給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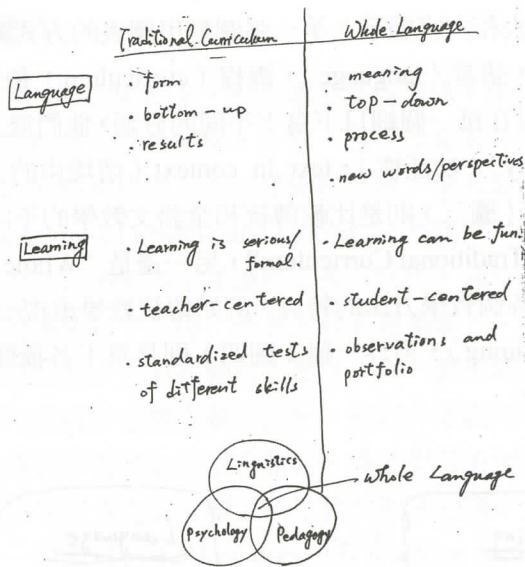
由於學習是連結個人生活經驗，教師必須尊重個人的詮釋，不糾正學生。所以在全語文教室是一個無風險（risk-free）的環境，學生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被評估。

社會學習也是很重要，因為我們可以學到不同的觀點。教師提供機會讓學習者互動。筆者常有一些課程設計，學生可以有機會分享、互動和討論。因此在每次的課堂上一定會有「讀者圈」，學生分組討論上週的閱讀，筆者有時會參與其中一組，然後整班一起討論，每一組發表自己的意見，筆者通常請學生用口頭報告他們討論的結果。有時用不同的方式，先請每組將討論的意見寫在投影片上，然後一個組員發表意見。有一次討論這一週的閱讀作業—全語文教學的文章“Celebrating our success”（Harste），這篇文章從不同觀點—學習、語文，教學的觀點來討論全語文教學。學生分組討論，筆者會給每一組一張透明片，將所有討論的結果寫在透明片上，然後每組發表自己那一組的意見時，他們透明片放在投影機上，然後解釋給全班聽。每一組對文章的內容的詮釋都不一樣，有的組以圖表的方式來比較傳統和全語文教學的不同，有的組寫下重點。

以下就拿三組的圖表和內容顯示。第一張圖是用圖表的方式顯示全語文，例如從學習 (learning)，語言 (language)，課程 (curriculum) 和學校 (Schooling) 來討論全語文，並且在每一個細目下寫下不同的分類，他們寫下 “learning” (學習) 是 “functionality” (功能性)，text in context (情境中的文本) 和 diversity (不同的)。另一組 (圖三) 則是比較傳統和全語文教學的不同，他們把投影片分成兩邊，一邊是 “Traditional Curriculum”，另一邊是 “Whole Language”，然後在每個項目中寫下各個教學方法的特質，例如傳統教學重視形式 (form)，而全語文重視意義 (meaning)，另外一組 (圖四) 則是寫下各種觀點。



圖二



圖三

- In 1967, Kenneth Goodman published the first article on Whole Language. Reading is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 Four corners of education
 - language, learning, curriculum, schooling
- Language
 - Literacy is seen as a sense-making process. Our focus is on meaning making instead of skills.
 - Our goal is more than reading comprehension. We should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pply it across the curriculum.
 - Both theory & practice are important.
- Learning
 - Language is learned through use.
 - Create the right context and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xt.
 - Reading should be seen as inquiry instead of comprehension.
 - Non-consensus/tension propels learning.
 - Standardized tests should not be used. Diversity is good.
- Curriculum
 - Build curriculum with children.
 - Us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the core of curriculum.

圖四

由以上三個圖中，我們也可以知道分享的重要性，因為每個人的觀點不同，注意的焦點也不同，因此每組都有不同的圖片，而藉由分享，我們更可以擴展我們的觀點，而且每一組都創造他們自己發表的方式，因此有創造性。

有時學生分享寫下的意見和心得感想。有時是先由組分享，然後才是全班分享。筆者上認知學習時，有時先把筆者以前收集兒童英語文認知學習的資料，與學生分享，有時筆者講自己分析時，會先請學生分組先分析，然後講組的意見，最後筆者分享自己的意見。

另一種分享的方式是「作者圈」(authors' circle)。每當學生要交報告前，筆者會請學生先交草稿(draft)，然後學生互換草稿，每個學生在其他同學的草稿上做建議，然後簽自己的名字，每個學生根據其他人的建議來修改自己的文章，然後把完整的文章交出來。學生用英文或用中英文文寫出評語。現在舉例來說，一位學生對另一位學生報告寫的評語是：“Well done draft, but may be you could simplify some sentences”〔這是很好的草稿，但是你必須簡化一些文句〕，另一位學生寫上：“Your article and point is very clear, but you can 濃縮的更精彩。〔你的文章和觀點很清楚，但是你可以濃縮的更精彩〕。

還有一種社會學習的方式是學生一起做專案或一起發表。例如在教學方法的課上，由於是要教授十幾種教學方法，每星期學生的回家的作業就是閱讀下次要教授的教學方法。學生分成幾組發表教學，每一組發表一個教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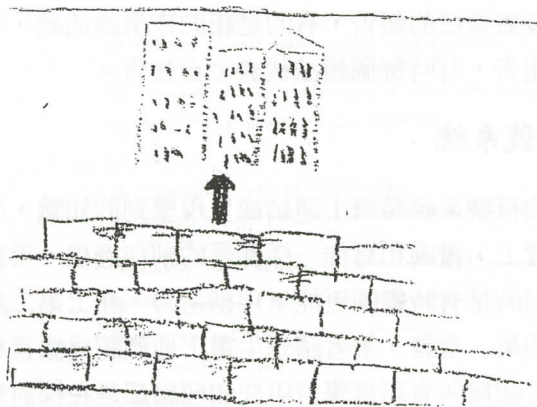
除了社會學習之外，學生還有各種不同的發表方式。有時他們發表期末報告，每個學生都上台發表自己的報告，有的是組的作業或活動，有的一起寫投影片，因此整組一起報告，有時每個組派代表上台報告。

二、運用不同的符號系統

筆者也會用不同的符號系統請學生連結或呈現學到的知識，而筆者常用的符號系統是畫圖。事實上，畫圖和寫作一樣都是的創作過程，用畫圖來思考其實是和寫作一樣，不同的是有時畫圖更能呈現創造力。在上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學習研究和理論的第一堂課，筆者請學生畫下他們認為語言和語言學習者之間的關係。由於筆者認為所有語言學習研究和理論都是在探討學習者和學習者之間的關係，而不同的學派通常有不同的說法，因此畫圖可以讓他們先思考這個主題，而由於每個人的個人經驗都不同，因此都有不同的想法，這也是他們個人經驗的呈現。學生用圖畫的方式把所學的呈現出來。例如筆者講到第二

語言學習的理論有關各種學習理論時，筆者請學生畫下對各個理論的認知，以下就是一位學生—李英（假名，本篇文章所有學生名字都是假名）畫下有關行為主義（behaviorism）和認知學習理論（cognitive theory）的圖（圖五），她用英文寫下對他圖畫的詮釋，筆者將這些英文翻譯成中文，她提到：「行為主義像捶一根釘子，我們需要不斷的加強直到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概念，釘捶是一個刺激，我們必須記得我們要學習的東西。」她也提到「認知學習理論像建一棟房子，當我們建房子時，我們會注意房子的結構是否堅固，如果堅固，我們就會繼續蓋，如果不是，房子就會倒塌。房子的結構就像我們以前的知識，我們根據這些知識來擴充我們的其他知識。」

behaviorism



圖五

在外語習得的課程，學過「對比分析理論」，「創造性結構理論」，「共同語法理論」後，筆者請學生畫出三個理論。在對比分析理論，對比分析理論是比較第一和第二語言的不同來分析學習的困境，這位學生畫的圖如下（圖六的第一張圖）。她的圖很簡單的陳述這個理論，要表達「學習者認為簡單的是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相似」以及「會讓學習者覺得困難的是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不同」的概念，她在語文學習者（language users）的左方，寫下“easy，”並且在“easy”下把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和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劃下等號，在語文學習者的右方，她寫下“difficult，”寫下第 first language [第一語言] ≠ [不等於] second language [第二語言]，她並且在圖片的下方寫下「先天的，認知論。不同語言背景的人有相同的學習過程」。在圖六的第三張圖有關「共同語法論」例子，她畫出一棵果樹，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是分在兩旁的果子，但是同在一棵樹上，用同樣的支幹。她寫下解釋：最深入的“structure”[結構]是相同的，表面的”Structure”會有不同。ex.. 主詞、動詞..每個國家排列不同。

在上教材教法的課，幾個教學方法都教完後，筆者請學生分組，每四人一組，每一組都有一張壁報紙，每組自己決定挑四種不同的教學方法，然後畫下這四種不同的教學方法，然後一一向我們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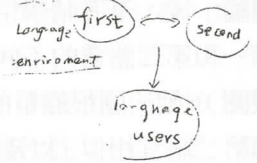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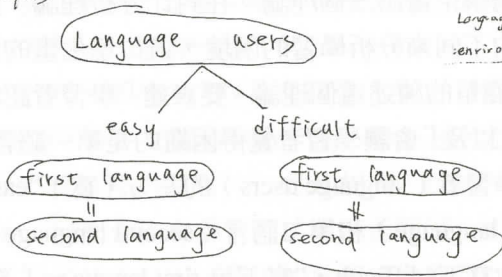
三、實用性

應用全語文教學在專業科目上，學生也由不同的方式學到實用性。筆者對實用性的定義是採用杜威「做中學」的方式，這種「做中學」也常是改變學生傳統觀念的做法。「做中學」讓學生真正體會和使用各種知識，並且學習獨立思考，判斷，分析和解決事情的能力。而這些能力是超越課本的知識。

筆者常依照每一科目不同的性質而設計不同的做中學的方式。例如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理論和研究的課程，筆者認為各樣的認知學習理論和研究很重要。因此要學生思考這些理論以及從事一些研究以印證這些理論。筆者的期中報告就是請學生對各種理論寫下自己的立場，提出自己比較喜歡那一個理論，並且寫下理由。而期末的報告就是請學生做一個全語文外語認知學習的研究。研究內容每一年都不同，有一年請學生研究其他大學生的英語文聽、說、讀、寫，或研究小學生英語文認知。有時筆者會請學生先寫研究的提綱，內容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有時筆者會和學生約時間個別和學生討論這些提綱，或者在課堂上選幾個提綱來共同討論，經過討論後，這些學生實際進行研

對比分析理論

contrastive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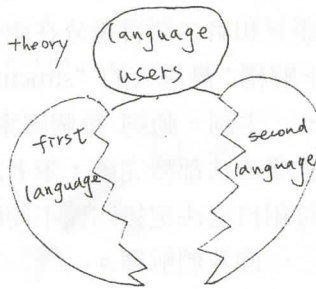
強調糾正的重要性

和環境論有關

重視 error analysis. 不重視 process data

創造性結構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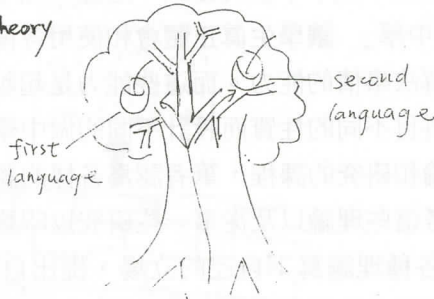
creative construction theory



先天的. 認知論. 不同語言背景的人有相同的學習過程.

共同語法理論

universal grammar theory



最深入是 structure 處理問題.

表面的 structure 會有不同

ex: 名詞 及 詞.....

及 不同 的 排列 不同

圖六

究，並且把這個研究成果寫成報告，並且把成果藉由發表分享給大家。學生可以從實際做一個外語認知學習的研究中了解如何做一個認知學習研究，並且在從事這整個研究中，學生可以學到收集資料、分析、整合的能力。甚至可以在整個挫折和困境中學到解決事情的方法。

這種「做中學」的方式也實際應用在第二語言和外語的教材教法的課，期中作業就是實際到學校觀察教師教學，分析教師教學的理論和信念，使用的教學方法，並且把分析和觀察寫成書面的報告，除了書面的報告之外，還要口頭發表。筆者想讓學生印證理論於實際教學方法，由於學生已經知道外語認知學習理論的各種學習理論，所以開始教授的幾個教材教法，也特別強調每個教材教法的語言和學習理論。這項作業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實際的觀察教師，然後實際應用理論在實際觀察上。實際連結理論和實際教學，學生藉由實際的觀察映證各個理論。筆者也希望學生實際教學，希望學生藉由實際使用全語文教學，體會和批判這種教學方法。期末作業是要根據全語文教學理論設計一個課程，並且根據這個課程在國小實際教學，教學後，根據教學做批判，寫成書面的報告。報告的內容包括從理論，實際的課程設計，課程的運作，並對實際的課程操作寫下批判和感想，學生還要做口頭的報告。到國小教學是幾個人一組，學生每個人寫完理論和實際課程設計後，一起討論在國小要實行的課程，然後實際教學，教學中還會錄影，所以當學生發表他們的教學時，他們會放錄影帶。

藉由各種連結個人經驗和社會學習中，學生學到分析，判斷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例如由於每週都有「讀者圈」，因此每個學生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他們不但在小組發表意見，並且在全班發表意見。他們學會表達，而且學會和人互動。在「創作圈」中，學生也學到評估其他人作品，培養學生分析和評量的能力。

當學生發表時，其他學生也會學到分析，判斷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前面提到教學方法的課中，每一組發表一個教學方法，當一組發表教學方法，其他未發表的學生手中都要有一張白紙，在白紙上面有三大問題，每一個問題下面都有空格，當學生發表完後，每個學生都要回答三個問題，寫下三個問題的答案，由於學生先閱讀這些教學方法，因此他們可以馬上應用所學的知識印證，當學生寫完後，分組或全班一起討論，筆者也會講述自己的看法。這三個問題的內容為：

1. How does this teaching method connects to my previou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這個教學方法如何和我過去的學習經驗銜接)
2. Is presenters' presentation compatible to this teaching method? Why or Why not? (發表者的發表和這個教學方法的精神吻合嗎? 爲什麼吻合? 爲什麼沒有吻合?)
3. critique (批判)

這些問題的建構是和筆者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吻合。筆者著重學生必須連結個人的生活經驗和知識，這種連結會使所學的知識更有所依歸。而在學習中，學生也必須不斷的評估 (evaluate)，而第二個問題就是請學生思考並評估這些教學方法。而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因為他們必須把閱讀的教學方法和他們的生活經驗連結，而且他們必須思考和評估發表的學生是否與書中的理論相互結合，學生實際應用他們閱讀過的知識，而不會讓他們自己閱讀過的知識流於紙上談兵。

除了以上的實用性外，筆者用策略讓學生可以自律的學習，由於學生都是分組討論，彼此都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模式，而由於筆者每個星期都會指定學生做作業，因此筆者認爲若是用組的力量讓學生可以互相督促彼此唸書，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在最近幾年，筆者開始實施組簽約，筆者給每一組一張白紙，請學生寫下有關作業和上課準時的約定，寫下內容後，每個組員簽自己的名字，每人一份，並且筆者也有一份，每組的約定常不同，現在舉兩個例子。

「遲到五分鐘以內：糖果一顆

五至十分鐘：科學麵一包

十分鐘以上：飲料一瓶

指定閱讀沒有完成：部份沒有完成：燒餅一個

全部沒完成：鹹豆漿一碗」

「遲到、早退：請喝飲料

未寫作業：棒棒糖一支」

肆、評量

常常有人問筆者全語文教學如何評量學生，如何打分數？在筆者的書中(曾月紅，2000，2001)已經討論評量，評量事實上並不是打分數，「評量目的也不是分高低、好壞，而是幫我們學習或了解狀況。全語文教學的評量的準則並不是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尊重每個學生的個別詮釋。評量的目的並不是分高低，而是一種探思學習的過程，評量是要衡量過程而非結果而且全語文尊重多元方式的評量...而是包括實用性的評量。」(曾月紅，2000：236-237)。而且評量是課程的一部份。「Short 與 Burke (1991)主張評量是課程的一部份，而不是與課程分開，他們認為評量必須是與我們對學習理念、設計課程的一些想法相同。」(引自曾月紅，2000：237)。

「Short 與 Burke (1991)認為評量 (evaluation) 是探思 (inquiry) 和對學習的省思，什麼是探思呢？他們認為學習者省思及衡量自己的學習過程，而不是測試；學習者可以得到一些洞識，讓他們可以再繼續下一個探思；讓教師了解學習的過程，決定課程方向。」(引自曾月紅，2000：237)。「為什麼評量是探思的過程呢？Short 和 Burke (1991)認為評量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個人不斷對自己的學習做自我評量，所有的評估都是從自我評估開始。」(引自曾月紅，2000：237-238)。

我們在交談和討論中就不斷用別人的話做自我評量，除此之外，筆者也設計自我評量的方式，筆者希望學生能有「自我評量」，有時候學生在上完課後會寫下上完課後的感想。筆者每次（不管是英文課或者是專業科目）都會請學生自我評分。在每次上課後，筆者都會給學生一個自我評估表，這個評估表每次下課前發給學生，學生依照幾個標準給自己打分數，這個標準寫在表的下面，打分數的標準依據自己在這次上課是否有完成上周作業和這次上課的表現，而這些分數加起來除以上課次數，就是他們的期末分數，而這個分數是佔期末百分之十的成績。這個評分有幾個目的，第一，學生對自己分數有掌控權。第二，學生可以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若是他們蹺課，他們當次的成績會是0分，教師也不必為了學生蹺課而生氣，或者想出一些處罰的方法。第三，學生可以在下課之前省思一下自己這一次上課和做作業的情形。自我評量表格式如下：

表一

Name: _____

Date	Scores
9/26	
10/3	
10/17	
10/24	
10/31	
11/7	
11/14	
11/21	
11/28	
12/5	
12/12	
12/19	
12/26	
1/2	
1/9	
Grand Total	
Average	

90-100 I work hard to finish homework,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80-89 I finish homework,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70-79 I finish some homework and pay some attention to class.

60-69 I do not do homework,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class.

Below 60 I miss one class, and do not do homework.

學生不但要對自己的上課的方式評量，也必須對其他人做評量。例如對他人寫作寫上評語。學生互換期中報告的草稿，然後給別人寫評語，寫完之後要簽上自己的名字，學生從此就可以學習評量別人的寫作。

除了寫作之外，學生也有機會評量其他學生。每當學生發表（個人或團體）中期末報告時，由於這是大的發表，未發表的聽眾通常被分成兩組，一組是記下演講者的重點，另一組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意見，這個意見就是寫下發表人三個優點（three plus）一個建議（one suggestion），[這個 3 plus, 1 suggestion 在筆者在美國上 Harste 和 Burke 課時會常用到]。一半學生發表完後，兩組會互換，原先寫重點的變成寫意見，寫意見的變成寫重點，所以每一次發表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寫下重點和意見。當發表人發表後，會收到其他同學給他的意見的小紙片。這個活動可以訓練學生當場寫下重點和意見的能力。並且可以評估他人發表，這種評估的能力將對自己下次發表很有幫助，而且接到別人的意見時，也對改進自己下次發表很有幫助。每人或每一組都會收到很多張的意見（三個優點一個建議），以下是一位學生發表她的研究報告後，收到的意見，筆者只以兩張意見為例：

1. 台风穩健
2. 研究有組織
3. 研究發現頗有內容

1. 說話速度可放慢

圖七

1. 想, 你的肢体
動作提示很吸引
人吧!
2. 你做的研究主题
很有趣喔!
3. 說明之導很清楚

Suggestion:
你的結論可更深入些

圖八

圖七的內容為：

- 1.想必你的肢體動作提示很吸引人吧！
- 2.你做的研究主題很有趣喔！
- 3.說明得很清楚。

Suggestion:

你的結論可更深入些。

圖八的內容為：

- 1.台風穩健
- 2.研究有組織
- 3.研究發現頗有內容

〔建議〕

- 1.說話速度可以放慢一些。

除了自我評量和評量他人之外，評量是以過程為主，例如檔案夾是以過程為主的評量。檔案夾是收集這整個學期的作品（寫作和畫圖等），學生在檔案夾內也有包括上課所寫各種筆記，而這個檔案夾讓學生可以知道整學期所收集的作品，也可知道學習的過程。而最後交檔案夾時，筆者會請學生寫下自己的檔案夾應該得幾分和為什麼得這些分數，在這過程中，學生會去省思這學期自己的學習過程。

評量也是多元化的評量。筆者每一門課至少有五種評量方式，每一科目一定有三項評估：檔案夾（portfolio assessment）、參與情形（group participation）、自我評量（self-evaluation）。檔案夾和自我評量已經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參與情形」的評量是依據每個學生上課和分組時和課堂參與的情形。由於全語文學習重視學生參與的情形，因此特別有這一項的評量。而這三種評估加上每個科目期中和期末報告，所以筆者的第二語言和外語認知學習研究和教材教法一共有五種評量。有時教材教法會多一項評量—發表教材教法的。

在整個評分的過程中，筆者並不是唯一的權威打分數的人，分數也是筆者與學生的協商（negotiate）的過程，在所有的分數中，有些分數是學生決定的，例如「自我評量」。如前文所提，筆者每下課前發給學生自我評分表，學生自己打分數，期末把這些分數加起來平均，就是他們「自我評量」的成績，而這整個分數佔整學期的百分之十的成績。學生交檔案夾時，筆者請學生給自己打分數，並寫上自己可以得這個分數的原因，這個分數會是該項成績的分數（佔百

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但是筆者對學生提到筆者有否決權，若是分數打得太離譜（太高或太低），筆者會做修正。

學期末，筆者會給學生一張評量表，預估自己每一項成績和總分，並且可以寫一些意見。筆者也發另一張表讓學生回答不同問題替這堂課的建議—例如對課堂活動，作業，評量等做建議，並省思自己的改變。

伍、結論

雖然透過全語文教學，學生會學到知識，但是重要的是全語文培養學生的能力。筆者的文章中（曾月紅，2000，2001；Tseng, 1997b）常提到學生上全語文英文課以後的改變，學生上專業科目也有相同改變，如以下敘述。

筆者認為學生的轉變是漸進的。學生常由被動的角色變成主動學習者。而這個轉變是由於筆者不是權威的授課者，他們也學習創造意義。而且由於在課堂上學生常討論，因此學生常由不敢表達意見變成敢表達意見。筆者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將非常安靜的班級改變成常發表意見的熱鬧班級。

而且學生常不習慣分組討論和活動，到後來他們肯定的組的活動。文章的開始，筆者一些學生開始提出自己看法也是代表著他們的改變，甚至他們變成「活潑，改變態度」，在分組討論中，學生除了學到表達意見外，他們更是學會如何和其他人互動，而且有時和其他同學變成好朋友。例如文章一開始學生所提到「認識很多新朋友」，其他學生也有此看法：「而且由於老師每次的“分組討論”讓大家的感情都很融洽，好的不得了。」。文章一開始，學生也提到「老師是我轉變的契機，因為我們有組的合作和創造自己的意義。」，藉由課程設計（課堂活動，作業和評量），學生增加了創造、分析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也可以應用自己的知識，如前面所提，他們可以馬上評斷、分析，並且給他人意見和評語。而在他們畫圖，寫作和發表意見時，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創造力和思考能力。

筆者常引發學生的潛能，他們常挑戰不可能的的任務，因為有些作業和上課方式是他們未經歷過的，有些學生更是增加自己的自信。有一位學生提到：

「經過一學期『外語認知學習』的課程之後，有以下的一些感觸：

.....經由研究報告，我發現原來我也可以作研究！！（只是做的好不好而已）而且我還因此學會了使用掃描器！！讓我最難以忘記的，是當嘔心瀝血的

報告由印表機列印出來的時候，心裡那種感動又如釋重負的快樂。」

而且更重要的是，筆者的教學方式衝擊他們的傳統思考模式，讓他們省思，雖然他們會常和筆者爭執，但是學生也有另一種思考，有一位常和筆者爭論也是意見最多的學生，在筆者出國進修前寫了一張卡片給筆者：

「老師：上您的課、大概是衝擊傳統思考最多的吧！但也只有您的課、我們才能大膽的暢所欲言，也不必擔心被暗中當掉！這應是要拜「全語言」所賜吧！不過，還是很感激遇到老師如此具有教學熱誠，更感謝老師帶回來一種完全不同的理念，使我的想法更多元，且不會拘束於某個世界中，就要離校，很捨不得老師，也預祝老師美國充電之旅，一切順利！Keep in touch」6/1（2002）。

而且由於師生的角色轉換，筆者再也不是權威者。學生也會與筆者爭執，有些學生甚至也認識到筆者教師角色的轉變，認為筆者「沒有架子」。(1/2001)。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沒有架子的教師並不是沒有知識的教師，因此他們會認為筆者「像一座寶山」。

陸、建議

筆者認為教改應從大學開始，因為筆者見到學生的轉變，由被動的學習者成為主動的學習者，因此筆者認為若是要教育一批卓越大學生，我們就必須有不同的教法，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要培育卓越的教師，大學應該從事課程改革，讓學生有判斷、思考、獨立作業能力。而全語文教學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筆者從事的教改和課程改革是全面性的改革，而這個改革要面對很多壓力。筆者能面對那麼多的壓力是因為筆者對全語文理念有很深的認識和執著。對於想用全語文教學的教師，筆者建議用漸進的方式。一般教師若是從事課程改革，可以先從自己覺得可以改變的一個活動和作業開始做起，否則太多的挑戰常會有太多的挫折感，因為筆者面對的是全方位的壓力。

筆者以前文章（曾月紅，2000）提到教授英文所面臨自己內在壓力和學生理念不合的壓力。相同的壓力也發生在筆者使用全語文的教學方法於專業科目。筆者內在的壓力是由教師從與學生平等的協同學習者。當學生挑戰筆者和筆者爭執時，筆者有時也要學習接受。

有的壓力來自學生，學生常習慣「師傅生受」的教學方式，常常希望筆者給一些答案，並希望筆者扮演知識傳遞者的角色，因此剛開始他們常很難參與

討論—尤其有關英文書中的專業知識。但是後來學生漸漸改變。而且筆者的權威角色降低，因此學生常會質疑教師是否有專業知識，筆者收到學校有關學生對筆者的評鑑（學校有一套評鑑的表格），因此筆者在教師是否有專業知識項目評分都會較低。但是一些學生也有不同看法，就像他們會認為「老師像一座寶山」。而且一般大學評鑑表格通常是對教育改革很不利的。

有的壓力是來自學生對獨立思考、判斷和分析的反彈。筆者常要用很多的策略與他們溝通。還有在這整個過程中，教師要學習信任學生，相信學生一定可以培養這些能力。在一個信任的過程中，學生就可以成長。

不管是那種型式的教育改革，一定會面臨很多壓力，但是筆者認為一定要有個開始，才能培育不同學生，提升競爭力。在這個過程中，筆者和學生都會成長。

參考書目

- 曾月紅（1998）。從兩大學派探討全語文教學。**教育研究資訊**，6，76-90。
-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市：五南。
- 曾月紅（2001）。**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市：五南。
- 饒見維（1996）。**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台北市：五南。
- Bissex, G. (1986). On becoming teacher experts: What's a teacher-researcher? *Language Arts*, 63(5), 482-484.
- Boomer, G. (1987).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elsewhere: A case for action research in Schools. Reclaiming the Classroom*. Upper Montclair, New Jersey: Boynton/Cook.
- Harste, J. C., & Carolyn, L. B. (1992). *Planning to plan*. Manuscript for publication.
- Routman, R. (1999). *Conversations: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learning & evaluating*.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 Short, K. G., & Burke, C. (1991). *Creating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community of learners*.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Short, K., Harste, J. C., & Burke (1988). *Creating classrooms for authors*.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 Short, K., Harste, J. C., & Burke (1996). *Creating classrooms for authors and Inquirers*.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 Tseng, Yueh-Hung (1997a). *Whole language for beginners in the EFL Classroom*. Ed Johanna Katchen.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Tseng, Yueh-Hung (1997b) *Attacking mythology: EFL whole language in a Taiwanese Classroom*.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Taiwan: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